



作者:止庵
商务印书馆
2015年10月出版

精彩评论

风月好谈

【内容简介】▶▶

《风月好谈》延续作者一贯文字风格,收入其近期的文化随笔和阅读札记,包含对鲁迅、周作人阅读和研究的一些心得,也包括对侦探推理小说、“古拉格”等历史文学写作文学、外国文学出版引进等方面的札记。书名“风月好谈”取自作者收藏的一张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手书帖,用作书名,迂回蕴藉的体现了一种作者的风雅旨趣。止庵先生阅读研究深入

【作者简介】▶▶

止庵,本名王进文,一九五九年生于北京。随笔、传记作家。著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老子演义》

自己的眼光,别人的事

■ 路来森

《风月好谈》,一本不是很厚的书。一些文章,先前,曾在止庵的博客上读过;而今,集结成书,再次读来,还是觉得好:好在有思想,有情怀。

止庵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差不多是与《惜别》同时写的,区别在讲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虽然讲别人的事也需要夹杂些自己的东西,譬如眼光心得之类。”

所谓“讲别人的事”,是相对于《惜别》而言,其实,那些“别人的事”,还是一直延续了止庵的一贯的研究方向,诸如,鲁迅、周作人,以及关于日本、西方的书人书事等,无不与读书有关。

要紧的是“眼光心得”,这里面,最能看出止庵思想的深刻性。

他能破“众议”,避“成见”,读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就“鲁迅1936年赴日疗养未能成行”一事,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以及文化学者王元化都认为是鲁迅自己“拒绝”了去日本的疗养,周海婴甚至引用叔叔周建人的话,怀疑鲁迅的死“大有值得怀疑之处”。而止庵,在《鲁迅一九三六年欲赴日疗养事》一文中,却用鲁迅自己日记中的材料,证明鲁迅自己确曾有去日本“疗养”的意愿,只是因为原因种种,未能成行——鲁迅不仅没有“拒绝”,而且本就有此种愿望。这一证明,看似简单,实则廓清了种种“意识形态”的猜测,既忠于事实,又忠于历史,体现了一位研究者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细节”,而有些时候,恰恰是某一细节,成为事件或问题的最好见证。关于周作人“附逆”一事,好多人在阐述问题时(包括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引用了周作人的日记“下午收北大聘书,而事实上不能不

而细致,文风洗练,本书除对周氏兄弟、历史写作等具体话题有相当深入的梳理可为专业读者提供丰富的细节信息之外,作为一般性的文化随笔与阅读札记,作者的文字不饰抒情,不做高谈阔论,从具体话题入手,细节处略作生发对相关人物、作品和历史文化命题自有其态度,也有较高的可读性,可为大众读者提供深入阅读的样本。

等,并校订《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自编集》、《张爱玲全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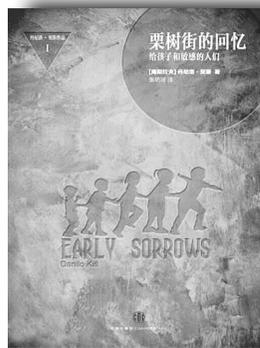
当“不能不当”四字,体现着周作人的态度,然而,在周作人的日记中,此段话的原文是:“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晚又代和森收委令一件”可以看出,原文中并无标点断句,而且“不能去”被引用者换成了“不能不当”;如果我们为此断一下句,可成如下情况:“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晚又代和森收委令一件。”如此一“断”,其意义自然就大相径庭了;“不能去”,才是当时周作人真正的态度。止庵在后文中,进一步引用其它材料,证明周氏的原意是“不能去”,而非许多人所说的“不能不当”。

这就是止庵,观点“独特”,而其“独特”是以准确的材料作为支撑的。不以“意识形态”为先导,这里面,体现着一位文化人的“良心和道德”。

止庵的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善于“引用”——引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或者证明问题。这,倒是颇有点周作人的风格,其实,止庵似乎也不否认,他的写作风格确实是受到周作人的影响。

这让我想到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话:“引用,总是很富吸引力的,因为它因语境而变化,变得不同,而且有时还更加神秘。它有了一份原来可能没有的直接与自信。引文的重新排列、新的语境本身就是新奇思想的创造者。”

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引用的“态度”:必须不以“意识形态”为先,要忠实于“原材料”。这一点,止庵是认真的,止庵做到了;所以,透过止庵的文章,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引文重新排列之下”“新奇思想的创造者”。



作者:(南斯拉夫)
丹尼洛·契斯
中信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精彩书摘

栗树街的回憶

【内容简介】▶▶

国内首度译介遗落的二十世纪东欧文学经典。本书中二十篇动人的短篇小说有着全然不同的风格,作者丹尼洛·契斯用看似梦幻般的田园诗写作的方式,以男孩安德烈亚斯·山姆的视角,呈现出特殊岁

月里南斯拉夫乡间的生活与世态。童年的天真、稚朴,微小的惶惑与悲哀,都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下,映照出成人世界的荒谬和苦难。

【作者简介】▶▶

丹尼洛·契斯,二十世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契斯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市,“二战”期间,他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遇害,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难到黑山,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南斯拉夫。他在

贝尔格莱德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后开始文学生涯,作品有《花园,灰烬》《沙漏》《死亡百科全书》等,曾获得塞尔维亚NIN文学奖、美国布鲁诺·舒尔茨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并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我的父亲出生于匈牙利西部,在当地的一所商业学校受的教育,这学校由一位韦瑞格先生经营——他最终变成了乔伊斯先生笔下著名的利奥波德·布鲁姆。我相信是在弗朗茨·约瑟夫二世自由政策的影响和渴望种族融合的双重作用下,我的祖父把他未成年的儿子改姓了匈牙利人的姓,但是我们家史的许多细节将永远晦暗不清了:1944年,我的父亲和我所有的亲人都被带到奥斯维辛,几乎无人返回。

在我母亲的祖辈里,有一位黑山的传奇英雄,他在50岁上才学习读书写字,以此在剑的荣光上更增添了笔的光辉,还有一位“亚马逊人”砍下了土耳其暴君的头颅复仇。我所描述的这家族的珍贵品质将随我而逝。

1939年,我4岁,匈牙利颁布了反犹太法案,我的父母亲让我在诺维萨德的圣母升天教堂里受洗成为东正教徒。这救了我的命。在1942年,就在诺维萨德大屠杀之后,我们逃回匈牙利我父亲的家,直到13岁之前都住在那里。我在富裕的农人家当仆人,在学校里我学的是公教要理和天主教圣经。弗洛伊德称为Heimlichkeit的那种“令人痛苦的陌生感”,成了我文学上和精神上主要的刺激。9岁时,我用匈牙利语写下了人生中最早的一些诗:一首关于饥饿,另一首则是情诗——毫不逊色。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将事实与传说糅合在一起讲故事的癖好;从父亲那里遗传的是——伤感和讽刺。我的父亲是一份国际时刻表的作者,国际时刻表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是一种文学遗产。这也影响了我与文学的关系。

我母亲在20岁之前都是一位小说读者,当她发觉小说是“虚构”的时候,她便没有丝毫遗憾地摒弃了它们。她对于“纯属虚构”的厌恶也潜藏在我心里。

1947年,我们被红十字会遣送回黑山我叔叔的家,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涅戈什的传记作者和评论家。到那不久我就参加了艺术学校的人学考试。我们被要求画伏尔泰的半身像——乌东的石膏像作品,那让我回忆起一位在诺维萨德认识的德国老妇人,我就照老妇人的形象来画。尽管如此,也许是因为我其它的作品,我还是考上了。到我做好必要的人学准备之前,还须等上一两年的时间。我决定先在那段时间里完成文理中学的课程。

有两年的时间,我在当地的音乐学校学小提琴,我的指导老师是老塞蒙纽提,我们尊称他为“帕格尼尼”,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对颤音的钟爱。就在我做到第二小提琴的时候,音乐学校迁到了科托尔。我继续凭着听力演奏,专攻吉普赛音乐、匈牙利情歌还有在学校舞会的时候——探戈和“英国”华尔兹。

在文理中学里,我继续写诗。我也翻译匈牙利、俄国和法国诗人的作品,主要是作为文体和语言的练习:我在训练自己成为一名诗人,学习文学的技艺。教我们俄语的是一位白俄军官,他从二十年代起就流亡在外,帮请假的老师代课,他还精通数学、物理、化学、法语和拉丁文。

从文理中学毕业后,我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就读,我是新创办的比较文学系的第一位毕业生。

身为塞尔维亚·亚克罗地亚语的讲师,我曾在斯特拉斯堡、波尔多和里尔教书。近几年我住在巴黎第十区,一点都没有思乡。有时当我一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听见我的同胞互相叫唤,停在我窗下的车上的录音机里,传来手风琴的高扬乐声。

5

零度作家作品·连载

榴花

王庆利

当然,胡继承还有额外给自己增加的任务,就是顺便再看看能否捕获误入渔网的倒霉蛋,好换来更多的实惠。陈明的到来,无疑给胡继承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凭直觉,他认为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他看细眼睛、阔鼻子的他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来。越是一时想不起来,越是有价值,这证明两点,一是与这个人打过交道,二是不经常打。不经常打的,肯定不是自己人。不是自己人,那还会是哪个阵营的?

胡继承躲在一个墙角,正观察着陈明,冷不防被人拍了一下肩膀,扭脸一看,是谢开来。原来,谢开来坐车回家,无意中发现鬼鬼祟祟向谢府方向偷窥的胡继承。知道他不是个好鸟,谢开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车给他打个照面。

胡继承的脸一下子涨得发

紫。已经是老江湖了,跟踪盯梢的活儿早就练得炉火纯青,没想今天栽了跟头,让人抓个现行,真丢人!胡继承红着脸说,“谢,谢会长,不好意思,我,你……”

谢开来笑笑,客客气气地说:“胡队长,请家里喝茶。”

“不了,不打扰了。”胡继承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已经泛黄的阳光,穿过胡同屋檐的空隙,斜照在谢开来的半张脸上。他盯着姓胡的背影,好大一会儿才折身回家。在院子里,他看见谢鹏正在与送煤的阔鼻子嘀咕,就喊了一声。谢鹏一看,对陈明说,“这是家父,他叫我呢。”

跟着父亲来到堂屋,顺着屋外并不太强烈的光线,谢鹏看到老头子的脸色不好,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一侧。谢开来果然教训了他,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做事要用头脑,要三思而后行,要顾全大局。”谢鹏知道父亲的话还没讲完,就一声不吭,只是点点头。谢开来继续训诫:“古语讲,家和万事兴,要与大哥搞好关系,无论怎样,都不要动手打人,传出去成为笑话,降低自己

的身份。”

谢鹏啾啾地答应着,看父亲的脸色有所缓和,就试探着说出想说的话:“湖里有两船棉花,还没上岸,打算转运往山里。”

听到“山里”两个字,谢开来的眉毛就挑了一下,在挑第二下之前,他就打断了谢鹏的话,说:“你记住,趟浑水不仅需要资本,还要能付得起代价,这两样我们都不具备。世道太乱,日本人的嗅觉比狗还灵,时刻在暗处盯着咱们,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引火烧身。”

谢鹏说:“整个中国已经没有净土,浑水你不想趟也得趟。”“你给我记住。”谢开来猛地站起来,指着儿子的鼻子尖说:“我们谢家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我希望你也做个纯粹的生意人,不要与不三不四的来往,那会毁了全家人性命的。”

瞅了瞅父亲的眼,谢鹏不敢再倔。看父亲有些倦怠的身躯又跌回红木椅子上,他打算走开。刚走了两步,又被父亲叫了回来,问:“那个送煤的叫什么?”

谢鹏迟疑了一下说:“叫陈

明。”

谢开来又问:“你跟他熟悉吗?”

谢鹏又迟疑了一下,摇头说:“不熟悉。”

“不熟悉?”谢开来提高了声音,“说不熟悉你还知道他的名字?我明确告诉你,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花样,我一看他就不是一个干粗活的。”

谢开来再次站起来,走近谢鹏,语重心长地说:“鹏儿,你已经长大成人,做事要有责任心,不能拿一家老小的性命开玩笑。”说着,伸手拍了拍谢鹏的肩膀:“卸了煤,尽快让他走,以后不准你再与他有任何来往。”

可是,已经晚了。等陈明将卸运到院内的煤堆好,准备背着荆条筐出院时,日本人已经封锁了谢府的大门。

一队日本兵列队站在谢府门前。日本驻临城陆军中队队长秋野从三轮摩托上下来,径直走进谢家大院,与闻讯前来迎接的谢开来握手。便衣队长胡继承气

喘吁吁的跟了上来,一看就知道是跟着跑过来的。

谢开来请秋野到大堂说话,秋野摆了摆手,说:“长话短说,无恶不作的铁道游击队,最近在临城活动频繁,为了整个临城的长治久安,我们要在全城范围内进行搜查。”

谢开来说:“全城搜捕,就搜到我家来了?”

秋野环顾了一下大院,说,“据可靠消息,游击队的可疑分子混进了谢府,为了谢会长全家的安全,我们要进行搜查。”

谢开来笑了,瞅了旁边的胡继承一眼,说:“秋野先生不如直言,说我谢开来与游击队私通。”

“谢会长不要误会,保护包括谢会长在内的所有良民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秋野微微笑了笑说:“想必谢会长也知道,游击队都是些偷鸡摸狗之徒,凶残成性,滥杀无辜,本人也是为了尽职,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着想,没有故意得罪的意思,还请见谅。”